

說
林
集六第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玻璃
版印

孔 林 遺 蹟

一 册
一 元

是冊專 搜集孔 林之遺 蹟凡二 十有四 種本館 攝影後 用玻璃 版精印 惟妙惟 肖與原 蹟不爽 毫釐閱 之足令 人起敬 茲將列 目如下

孟子	曾子	顏子	伯魚	至聖	孔林	洙水	至聖	萬古	闕里	魯壁	孔像	聖殿	大成	大成	杏壇	孔廟	奎文	同文	弘道	太和	金聲
子	子	子	子	聖	林	水	聖	長	里	壁	像	殿	殿	殿	壇	廟	文	文	道	和	聲
廟	墓	廟	廟	墓	墓	橋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坊

壬八九一號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初版

說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林 第六集

者 者 所 所 處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

桂林漢口南昌蘇州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六集目錄

棋緣小記

自治地方

指 芻

嚴 狗

說林第六集

棋緣小記

指 嚴

東瀛三島間。彈棋之精。幾視爲一種專門科學。結會社。置俱樂部。研究而角勝者。千室之邑。必有其處。一稱國手。則全國談藝家。屬耳目焉。所至倒屣逢迎。一枰之值。千金無所吝。餽遺苞苴。拜謁門下。求一指點。爲針度者。實繁有徒。彼國手者。亦頤指氣使。與時流競崖岸。薄卿相。傲王公矣。聞耆舊言。唐時自中國流傳東土。至今嬾美。弈秋者。殆不下數百家。而在中國。則雖代有名家。然一般社會。殊無此風。靡酷嗜之盛軌。藝林佳話。今屬神山。殆已當之無媿。不謂吳下小兒。却有一段豔史。爲佳話中之佳話者。亟書之以媚吾土之橘隱家。

九峯三泖。江南名勝地。人物韶秀。風俗清華。文藝之家。衡宇相望。中有黃葉邨。邨人韓君飽學士也。不悅仕進。於藝無所不精。而尤邃於設罟布子之術。薄田三五

不足供饘粥山妻食貧恆作牛衣泣韓君殊落落度外置之生一子六齡矣婦憔悴抱恙死韓君以子寄養族人家田則屬諸佃工益肆力於方圓動靜生死間不復問家人生產業時與黃冠緇流作忘形交或數十日半載不歸歸亦就近鄉寺宇下榻不知吾愛吾廬爲何語也及子十一齡韓君竟客死山寺中居停僧人爲之營葬焉

韓子名橘男綽有父風髻齡競牧豬奴戲卽布陣有法及舞勺之歲居然能與鄉老對局矣不一年而藝大進不獨邨人無敢與敵者卽父執中之黃冠緇流高人名士罔不束手驚嘆自謂勿如橘男此時僅成童耳藝旣高出衆上不復欲讀書習業寢饋藩溷無非棋也又一年會城紳某君者聞大吏嗜棋常喟不逢高手因以橘男進蓋以爲年幼敏慧縱不如意亦當作弄兒不致令人生厭橘男知大官招己益喜自負旣至幕中人以齒稚輕之自先下四子以至減成平下無能勝橘男者橘男名大噪大江南北手談家皆欲望見顏色因得錦衣玉食較之博升斗

祿者不可以道里計矣。無何大吏解職去。欲與之俱。橘男年少。戀鄉不之允。大吏餽贈頗豐。且約以三年必至。彼一游。蓋大吏固潘楊望族也。

橘男既歸家。出橐中金屬。族父營田宅。悉返父之所棄。擲者且加數倍。鄉人莫不豔羨。爭欲以女妻之。橘男俱不願。一顧族父。扣其指。則曰。須女國手。族父一笑置之。蓋女子精於棋者。縱世家亦罕。觀何論鄉間。橘男自是爲小富翁。徜徉盤谷。雖南面王不與易也。然幼稚而性好奢。轉瞬阮囊金且盡。心計不工。類其父。而族人又乾沒之不半。載而羞澀矣。乃思再出。或至遼東。覓某大吏計未決。忽有經商海外者。歷言東瀛棋風之盛。且孤注動以千金計。橘男心動。族人又慫恿之。遂求附舶以行。海商允諾。

金銀宮闕。想望參差。實則虛有其表。未必果能徧地丹砂也。橘男至東本挾大欲。川資頗不腆。在海商殷勤招致。亦居爲奇貨。豈知貴族賭墅視爲常事。而外人則未許問津。普通會社之局。博徒數金而止耳。然猶費盡心力。始克一勝。蓋其譜法。

少異也。至貴族俱樂部。橘男不得遽入。入必有體面。人爲之肩保。海商重利。恐橘男一負耗其巨資。慄慄不敢應。居三月。橘男鬱鬱不自得。乃請於海商。願以家中田宅爲質。假五百金入貴族局。懇之再四。海商始允。旣入。橘男果勝。海商喜。遂資其所之。無何。橘男連負耗海商千餘金。海商大懼。聲明謝保。願是時有貴族某侯者。知橘男高手。必不久負。竟願代爲之償。海商金而引之入幕焉。

橘男得某侯資。益豪縱。一日。某侯從容言。某縣有女國手。本藩侯之子家資巨萬。設彩甚豐。第莫敢與之對局者。殆敵國中第一流人物也。以子之能。或可一試。且他處亦倦游矣。不若得此一新耳目。橘男唯唯自思。吾酷慕女國手。此間果有其人邪。特不知人品如何耳。遂欣然偕某侯往。

王居沈沈窗虛。玉女傍署曰。靜妙道人。蓋以貴胄而好道者也。某侯親爲紹介。始得入府。所謂雕闌晶牖。瑤草琪花。洵非凡境。再進則宮殿巍峨。池館壯麗。橘男目所未睹。蓋較某侯所居不啻十倍也。某侯因告以此。藩侯本專政權。曾膺王爵。其

制。僅。亞。於。帝。一。級。故。閔。麗。若。此。

頃。之。一。家。令。者。出。導。某。侯。及。橘。男。入。別。室。小。憩。數。侍。童。拂。座。養。茗。備。極。殷。勤。橘。男。顧。視。壁。間。一。美。人。小。影。嵌。入。鏡。屏。拈。花。微笑。流。盼。嫣然。蓋。神。女。也。因。詢。問。何。人。家。令。對。以。卽。女。爵。主。之。寫。真。頗。神。似。最。近。寫。生。妙。手。所。作。也。橘。男。不。覺。神。馳。幾。忘。應。對。某。侯。笑。喻。其。意。良。久。侍。童。耳。語。家。令。家。令。因。問。客。入。局。者。當。賭。若。干。籌。并。言。一。籌。千。金。多。寡。聽。客。便。可。也。某。侯。因。詢。橘。男。且。言。不。妨。愈。多。愈。妙。橘。男。撼。首。不。欲。某。侯。不。解。其。意。亟。言。吾。爲。證。人。何。害。橘。男。起。言。請。家。令。暫。避。須。商。定。晉。覆。家。令。允。之。果。入。別。室。從。者。俱。屏。去。橘。男。因。跪。告。某。侯。曰。僕。有。一。言。必。求。君。侯。俞。允。某。侯。命。橘。男。起。橘。男。不。肯。某。侯。曰。所。言。吾。必。允。助。力。橘。男。始。言。僕。未。有。室。彼。女。爵。主。者。若。負。僕。不。願。得。巨。金。願。得。佳。人。爲。偶。雖。死。不。恨。若。僕。負。則。從。此。遁。歸。故。土。不。敢。更。蟲。此。間。也。某。侯。笑。挽。之。曰。癡。心。哉。少。年。也。雖。然。此。亦。大。佳。話。吾。必。爲。子。盡。力。乃。不。待。家。令。入。趨。就。別。室。商。之。移。晷。不。至。

橘男視壁間像旁皇蹠蹠若沈沈者永晝某侯終不至又久之時見窗下有人窺伺不知誰何心潮上下如轆轤既而某侯悄然入室微語曰事恐難諧往返已數次王妃尙欲一觀子狀方可決也又久之家令至語某侯曰明日請復至此今且晚已不及矣客意何如某侯唯唯橘男亦嗒然垂翅而歸

明日橘男見某侯意頽喪如不願往者又勉邀之某侯不得已導之往家令欣然相引且言女爵主待之久矣既登殿王妃亦御中座橘男展拜如禮殿旁局已設兩侍婢簇擁一幼女入座珠冠繡帔容貌若仙果畫中人也橘男斂神攝志布枰下子逾時家令與某侯兩監局者俱報女爵主靜妙道人負矣且向王妃稱賀妃喜鼓樂驟作儻相悉備卽請某侯與家令爲冰人卽日入贅成禮藩侯本無平橘男遂坐擁厚貲矣

居數年橘男挈妻返國曾建邸宅於故鄉會兵亂遂東去不知所之

自治地方

芻狗

第一章

一日有一至友。到小可書房閒話。隨意翻書。看見一冊沒字書。本外邊標上四大字。是自。治。地。方。

友說奇。這是甚地方。

小可說是那邊。

友說更奇。原來卽是那邊。只是那邊有地名。人名。不比憑空捏造。何以先把地名隱起。現在地方自治。共分城鎮鄉三種。你既不表明何城何鎮何鄉。又將地方自治四字倒轉。叫他自治地方。是何意見。

小可說。你聽我道來。向來地方自治。總有榜樣。西洋的地方自治。便是東洋的榜樣。東洋的地方自治。便是中國的榜樣。現在那邊自治。究竟是學東洋那一城。那一鎮。那一鄉的榜樣。還是叫他自治城。還是叫他自治鎮。還是叫他自治鄉。小可此書亦非僅僅說那邊地方自治上一切事情。是兼說那邊自治地方上一切。

事情所以叫作自治地方。至於隱姓改名。卻是小說家常例。友點頭。又問這其間原因結果。究竟如何。

小可便說道。那邊魏自治。自從到東洋去了六個月。回來便自稱爲東洋留學法政科畢業生。滿口都是經濟法律立憲自治。即有一般男女志士。卜自利。卜自愛等。附和於他。地方上無論官民人等。大小事件。無一不請教於他。這魏自治爲人。你是知道。年才三十。那年最末一科。東抄西襲。混得一名舉人。當時亂打抽豐。不上一兩年。花費乾淨。恰巧各處皆有人紛紛稟請出洋。那邊尙無一人自治。趁此到省。上了一稟。請出東洋。並求提撥本地賓興費。作爲學費。又託人在制臺面前關說。所以並未考驗。便奉批准。於是領了幾百元。先到上海。後到東洋。有人說到上海。未到東洋。有人說已到東洋。不過文憑是買來的。不是考來的。又有人說都不對。自治不但到了東洋。並且到了東洋京城。不但文憑是考來的。還取中一名東洋進士。不過自治爲自己是堂堂中國的舉人。不屑做外邦進士。所以從不

向一人談及。

友說自治既從不向人談及何以此人偏能知道。

小可說這一層小可却難追究那自治回來如此時髦早把一個人妒得要死氣得發昏這人是誰便是真自尊自尊因自治是一箇末代舉人自己是二十年前老舉一個是新學略得皮毛便忽然得意一箇是數十年八股老手居然無人看重再加自己年紀已近六十自治年少得意竟不把自己放在眼中由此因羨生妒因憤生氣時時要向自治尋事。

友笑說好一箇八股老手禮義廉恥四箇字參得狠透。

小可亦一笑接說自治那把自尊放在心上一日卜自利並他老兄卜自強來看自治隨便談了一會自治忽向自利道我看你近來境遇比從前大好自利含糊謙了一聲且慢你道自治爲甚說這句話原來自利是末代秀才自前年科舉停辦常愁將來自己沒有出路要進學堂因自家是箇秀才中小學堂不願前去。

友說。好大秀才。

小可說。高等學堂。大學堂。又走不進。

友說。不過如是。

小可說。去年想了一條妙計。便從一外國人學習俄文。想走他親戚吳隨員的路。跟一欽差到俄國。然後求隨員轉求欽差。送入俄國學堂留學。如此辦法。更不問中西學問如何。也不須考驗。就可公然出洋。三五年後回來。說不定還可得一箇翰林進士。既有如此指望。從此便讀俄文。又照學生最通行的裝束。常著一件布長衫。一條呢操褲。那灣灣的一箇脊梁。上却拖短短的一根無線辮子。友說。妙妙。大笑不止。

小可說。那時自治正要出東洋。見自利這副情形。自然以爲他光景狼窘。及至自治出洋。沒多時。那外國教習卽因事回國。自利既發憤學習俄文。豈肯罷手。便一人到北京訪師。你想一箇人。迢迢數千里。走到一極冷極苦地方。飲食起居種種。

不便已不是南邊人所能忍受。況自利又是官家子弟。家內又有卜自愛一箇尤物。北邊怎能久住。上一月便見他南來。據說因爲沒有好教習。自利既歸不巧。他親戚吳姓已經不作隨員。也就把出洋一片熱心陡然冷了。覺此時天下事無一可做。每日不是飲酒便是鬪麻雀。那一夥酒友博徒最講吃著。從此自利便也跟著講究。所以現在自治看他比自己出洋時闊得天懸地隔。其實自利的家道前本不窘。今亦不富。小可冷眼旁觀。最爲清楚。在自利自己還不知不覺。及被自治一問。所以含糊謙了一聲。他們一般人會面談心。不過是東一句西一句。不是心向東口向西。便是心向西口向東。自治的問話信口而談。自利的答辭無心而出。這其間幾多曲折。也就各不推求。

友歎說。應酬場中這一番敷衍。正不可少。

小可說。他們又談了一會。自強先起立告辭。自利也起立要走。自治與自利雖極交好。但與自強平日不甚相投。不便深留。正要送出。忽見用人從外面送進一封

說 林 第 六 集

信。說是縣裏送來。立等回話。自強自利。不知何事。都要探聽。便與自治同看那信。原來縣官爲上憲催辦自治約自治到署商議調查戶口財產及開辦公所選舉議員等事自治忙取一張漢和合璧的硬紅紙小片教用人交與來人說卽刻就到一面送出卜氏弟兄卽分道向縣衙而去。

友說以後想是那邊地方自治的正面。

小可說不是不是你莫忙。

第二章

友說自治到縣裏如何商議我却不知。

小可說他們關防嚴密詳細情形我亦不知。據我看所議不過是調查調查開辦開辦幾句話至於如何調查如何開辦縣官必是假充知道卻不敢與自治多談友大笑。

小可又說自治必亦是假充知道卻不敢與縣官多講。

友又大笑。

小可說當時縣官把此事自然全行推出自治。自然一口承當。縣官自然端茶送客。自治自然回來。尅日調查擇期選舉。自然又有卜自利等一般人幫同料理。今且按下。再說那自強與自治作別之後。一路想道。這自治又被縣裏請去商辦地方。自治你看他那副匆忙得意情形。畫都難畫。可憐我姐夫。老先生尙在雲霧當中。我不可不去報知。當下叫自利先回。自己一徑去尋自尊。這自強自利弟兄二人。年紀俱輕。自強曾在營中做過哨官。後在將備學堂畢業。外場甚好。只是內場差一點。因此聲名平常。畢業多時。尙無差使。回來後。家鄉因他是一武夫。不免存重文輕武之見。不甚和他親近。只有他姐夫。真自尊。屢見梟匪橫行。外人無禮。都因兵力不強。知道將來練兵。自強必可大用。況此時兩人皆受人冷落。未免同病相憐。又因他元配生一子。士器而亡。後來填房。卽是自強之姊。現年不上四十。生子士抱。夫妻之間也還和好。所以和妻弟自強異常親熱。自強感激萬分。便把

自尊看得尊如聖賢親同骨肉自利雖亦是自尊妻弟但兩人性情不大投合面和而心不和皆因自利之妻自愛

小可方要朝下接說友忽說且慢你說自強想把自治商辦自治一事前去告訴自尊那自尊正要尋事後來自必有一番熱鬧何以你鬧起正文反把自強私事層層敘出現在又說到自利又說到自利之妻全是閒文究竟自強還是前去告訴自尊還是不去

小可便說莫忙如果自尊因自強來告知知道自治現辦自治出首爲難總是後事今自強尙在半路如何就有熱鬧可看所以小可趁此把他弟兄家事一敘也可見後來諸事全非無因而起等自強一到了自尊家裏事情便多那有工夫再追敘這番情節

小可不等友開口又接下說自利妻平日裝束忽新忽舊忽而濃妝豔裹如遇喜事忽而素服淡妝如在服中而且在家時少出游時多見親戚不問老幼都是隨